

浪漫季节

如诗年华文库

刘小玲著

花城出版社



如诗年华文库

浪漫季节

小玲著



如诗年华文库

浪 漫 季 节

刘小玲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48开本 3.75印张 1插页 69,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90册

ISBN 7-3360-0629-2/I·373

定价：2.10元

目 录

生命的真相	1
把太阳还给峡谷	2
在神秘的红纱巾后面	17
生命的真相	28
那一片净土	45
——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	
失意者和他的“希望之光”	59
请接受阳光	64
多雾的山岗	71
走向冰川	72
没有桃源，没有桃源	103
初夏的回声	122
伸出你的手，交出我的心	140
人生七色	147
八万里路云和月	148
哈罗，约翰	164
玫瑰花冠上的爱（代跋）	172

· 艺术欣赏 ·

生命的真相



把太阳还给峡谷

一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哗，好广阔，好壮观。站在金水桥畔，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作深呼吸。似乎总想大声说点什么，抒发点什么。

这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远远望去，如一柄倚天神剑，挺拔云霄。七月的阳光照在碑上那一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镏金大字上，映耀出一圈灵光。好庄严，好雄伟。

胸前佩戴着“全国盲童夏令营记者证”的曾献国，此刻正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

睁大那双轻度近视的眼睛贪婪地扫描着。他要记住天安门，记住纪念碑，记住这周围的一切，然后回广州讲给同学们听。14岁，单人匹马闯北京，采访全国盲童夏令营。14岁，从南到北如横跨一个欧洲的旅程，其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遭遇，有多少好玩开心的事儿，值得大吹特吹，大写特写。

蓦然，曾献国的目光在纪念碑的浮雕底座前凝住了。他屏住了气息。他看到一座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活浮雕——

他的伙伴，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名盲童正聚集在纪念碑下，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瞻仰这心中的丰碑。一双双激动得颤抖的小手在那英雄群像上摩挲着；耳朵贴在花岗岩石上聆听着。有的人还用娇嫩的脸蛋去蹭着，用火热的嘴唇吻着……这就是我们每天在课文里朗读过多少次的天安门呀！这就是我们在梦中见过多少回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呀！天安门是红色的么？纪念碑是金色的么？好想知道什么是红色，好想知道纪念碑的形状。用心灵去感受，用

· 浪漫季节 ·

肌肤去感受，真想把那实实在在的形像镌刻在心中。可为什么眼前只有朦胧的一片？黑暗的一片？怀里拥抱着的是冰冷的一片？

曾献国油然而产生了一股激情：冲上前去，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包括这丽日蓝天，这青松翠柏，这天安门的壮丽与纪念碑的巍峨，向伙伴们细细描绘。然而，当他凝视着那一双双迷茫的眼睛，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抬起头仰望蓝天，心里愤愤不平：太阳，你不是很公平，很慷慨的吗？为什么偏偏要遗忘眼前这些不幸的孩子，为什么要对他们吝啬光明与温暖？

夏令营结束了，外地来的记者们都忙着采购北京的土特产。曾献国却把一本盲文识字课本和两本又大又厚的《中国盲童文学》塞进旅行袋。

于是，归程便变得好沉重。

二

从夏令营归来快一年，北京似乎又变得遥远了。

一天，曾献国收到一封信。按惯例，同居一室肝胆相照，宿舍的“室友”们便伸长脖子，“分享”曾献国“友谊的甜蜜”。

“哗，千古奇闻，曾献国有一个三年级的女朋友！”“室友”们惊愕得大笑起来。

这字迹确实雅拙得连三年级的学生都不如。一个“献”字就占了两行，“南”字在上一行，“犬”字离得远远的站在下一行，有时还会两个字重叠在一起。难怪同伴们大惊小怪。

曾献国却阴沉着脸说：“不要笑！你们知道这是谁的信？这是徐咏梅的信。她已经看不清东西了，这是她摸索着写出来的。”

喧闹的宿舍倏然沉寂了。

徐咏梅的名字在广州中学生心中很有光彩。她患着视神经萎缩症，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顽强地坚持学习，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曾献国是在盲童夏令营认识徐咏梅的。因为当时他们是唯一说粤语的两个学生，在异乡里便自然成了好朋友。曾献国至今还记得在北京故宫的情景——

· 浪漫季节 ·

“曾献国。曾献国！”徐咏梅冲着一条柱子喊。

此时，曾献国正站在不远处看皇宫的文物，瞧见徐咏梅的模样，他乐了。

“曾献国，带我到前面那间宫殿看看吧，你怎么不理人？”徐咏梅还在跟柱子说话。

曾献国蹑手蹑脚地溜到徐咏梅背后。这时，徐咏梅猛然一个转身：“曾献国，原来你在这里！”她惊喜地用力抓住曾献国，生怕他会飞走。

一双好美丽的大眼睛。活了14年，从来未敢认真注视过女孩子。如今，那么接近，那么真切，那么肆无忌惮地看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会看不见东西吗？曾献国把手伸到徐咏梅眼前，问：“看得见吗？”

“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不过，到了20岁，我将会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早知道了？”

“早知道了。”

“你不害怕？”

“害怕。谁能不害怕永远的黑暗。所

· 生命的真相 ·

以，我要抓紧现在的时光多学点知识，希望能在心里多存一点光亮。”徐咏梅说得很平静，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越过故宫的高墙，凝视着七月蔚蓝的天空。

曾献国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拉住他所尊敬的徐咏梅。他不愿意看着她从此走向黑暗，走向寂寞。尽管，她头上有那么多灿烂的光环，她身边有那样美好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将逐渐远离，消逝。

曾献国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离开徐咏梅不停地跑步，试图赶跑围绕在好朋友身边的黑幽灵。

如今，捧着徐咏梅的信，看着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字迹，曾献国感觉到黑色幽灵已经站在徐咏梅美丽的睫毛上狂笑了。

徐咏梅说，她的视力已减弱到0.01，虽然每天上学，但只能学语文和英语。她盼望着朋友的来信，可每一封信都得求助别人读给她听。她想完成高中课程，但很多科目都有心无力……

一个星期后，曾献国用盲文写信给徐咏梅：“从今后，我们可以用盲文通信了。”

· 浪漫季节 ·

这是一位官能健全的同龄人在用盲文向黑暗世界挑战。这是来自正常世界的人道与真诚的火光，它足以温暖无数绝望的心。

不久，徐咏梅又收到一本厚厚的盲文高一英语课本。这是曾献国花了整整一个月课余时间抄的。为了抄完这篇课文，他牺牲了自己不少的时间。

三

用无数横排的点、竖排的点 and 斜置的点，构成了一条独特而陌生的路。曾献国沿着这条“点点路”走向被太阳遗弃了的人类峡谷。16岁，一个富于理想，一个酝酿激情的年龄，他立志为失明人寻找一条从峡谷道往平原的路。

他起程了。

一封行文流畅的向英国国立盲学院学生图书馆借阅图书的英文信放在校长面前，把校长吓了一跳。

英文信从一位校长传到另一位校长手里，又从教导主任传给团委书记，当然各种意见也在传递：一个中国学生向外国图

书馆借书，这算什么性质？学校有权利作他的担保人吗？放着功课还没学得很好，又去生古怪念头……最后，团委书记来拍拍曾献国肩膀：“算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吧。”

“学盲文不也是学习吗？了解一下外国盲人教育情况有什么错？为什么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这么难？越难我就越要去办。”曾献国是倔脾气，推了自行车便冲出校门，一口气蹬了几十里路，跑到广州民政局盲人协会。

“行！”广州盲聋协会秘书长马上为这位热情的中学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担保书。

几捆足有50公斤的盲文书籍很快便从英伦海峡飞到珠江畔的真光中学。在师长们惊诧的目光下，曾献国扛起了他不远万里借来的宝贝。是的，没有先例的事，他曾献国做了；没人敢走的路，他走了。

几十本英语盲文图书让曾献国刨呀啃呀奇迹般地消化完了，用无数点点筑成的神秘之路也让他走通了。他从平原走向峡

· 浪漫季节 ·

谷，又从峡谷走向世界。

他用英文盲文向远在巴黎的素不相识的失明少女发出第一封走向世界的信。他马上收到峡谷的回声：“感谢中国朋友，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正常人笔下的盲文信。能给我介绍中国吗？”

他又用同样方法与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主席交上朋友，对方马上来信：“以后请你教我学习汉语盲文……”

他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呼吁：全中国就只有广东没有盲人学校，请求尽快兴办广州市盲童学校。

呼声终于被接受了，广州盲童学校终于确定了校址。曾献国准备申请去盲童学校做教师。他好开心呀，追求似乎都有了结果。

四

两年过去了。曾经是那么美丽的憧憬的广州市盲童学校，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在曾献国的追求中时隐时现。到1988年夏天，依然没建起一砖一瓦。他曾经在盲人

· 生命的真相 ·

中间许过愿啊，难道带给他们的一星火花又旋即熄灭，让他们重陷黑暗？已经在盲人群落里生活了差不多两年的曾献国，在感情上已经和盲人融为一体。他知道等待是愚蠢的。只好折回峡谷，为盲人重新寻找通向光明的路。

六月，广州市各区民政部门同时收到市盲人协会的一份通知：暑假期间，民政局举办盲文学习班，请组织盲人参加学习。

七月，盲人学习班的教导主任兼老师曾献国的办公桌上只可怜巴巴地躺着四份学员报名表。

只有四个人，开不开课？就教这四个人？很矛盾。又一次感到这“点点”筑成的路很难走。算了，暑假和同学去玩个痛快。

办公桌旁边的盲人按摩班又有人来报名了。

“求求你，让我学习按摩吧，学会了，我们盲人有一条生路呀！”那没有眼珠的眼窝在抖动。

“不懂盲文，你看不懂医学文献是不能学习按摩的。”按摩班的老师苦口婆心。

· 浪漫季节 ·

曾献国在旁边看着，他叫住了失望地向门口走去的盲人：“你愿意学习盲文吗？”

“愿意，愿意呀！你是老师？”盲人惊喜地伸出双手，想抓住这从天而降的救星。

曾献国得到鼓励，马上骑上自行车，他要到盲人的家里去，去把他们一个一个请出来，让他们走上“点点”之路，从此走出峡谷走向光明。

人民桥、六二三路、龙津路。又敲开一扇门。“你是哪里的？”盲童的父亲是老公安，专政式的威严令每一个身世清白的人都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我，”曾献国连忙递上盲人协会的介绍信，毕恭毕敬地说：“是盲文学习班的老师。”

“老师？你是来教我仔的老师？”老公安高兴得连介绍信都不看了，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紧握着曾献国的手，还使劲摇了两摇。

“请坐，开汽水，抽根烟！”

在进入这间房子前曾想过很多种应付尴尬场面的办法，现在反被这些热烈气氛

弄得手足无措。有生以来从未抽过烟的曾献国竟糊里糊涂地把香烟接过来，又不知往哪里摆……

五个、六个、七个……曾献国骑着自行车在羊城穿街过巷，敲过西关那带“趟棧”的小门，按过装了铁闸的门铃，有时被热情的汽水灌得肚子胀，有时又被冷冷的“猫眼”审查许久，终于为自己找到八个学生。

海珠桥、新港路，曾献国又按响了第九家门铃。开门，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冷冷的目光。没有让座。

“我是盲文学习班的老师。”只好掏出介绍信自报家门。

介绍信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又审视了曾献国那额头上的汗珠，冷冷的话掷过来：“不参加。”

“阿姨（糟了，让人知道是学生），就让你女儿参加学习班吧，有了知识，她长大可以自食其力。”

“我有能力养她一生。”当妈妈的已转过身去。